

早川东民和桐城学堂

张庆 文/图

桐城学堂是桐城中学的前身，我对桐城学堂的关注始自早川东民。

2013年，北京卓德国际拍卖会，有方守彝等人致早川东民诗稿上拍，计一函一册三十余通，电子图录选刊了其中的四通7叶。第一通为红色六行笺3叶，款为癸卯夏五月，作者模糊不辨；第二通为套色花笺1叶，款为长汀江瀚叔海甫稿；第3通为红色八行画笺2叶，款为癸卯五月桐城李德膏沙市舟中呈稿；第四通为套红书笺1叶，款字吴汝纶，旁注邑后学马翊代录。

从拍品资料上看，诗稿的主人叫早川东民，是一位日籍教师，1902年应吴汝纶之聘，从熊本到桐城学堂任教。1903年，早川东民辞行回国，桐城方守彝、李德膏、姚永概、马翊等学人及福建、广东的名流，纷纷赠诗送别，早川东民将这些诗稿裱贴成册，携归日本。110年后，早川东民携归的这些诗稿，再度飘洋过海，回流到中国拍场。

此次回流的诗稿，相涉安徽第一所现代学校——桐城学堂，相涉吴汝纶及桐城派后期的中坚人物，相涉安徽第一位外籍外教早川东民，即便未窥全豹，我亦心动不已，当即和北京卓德国际拍卖公司对接，办妥电话委托手续，意欲归入囊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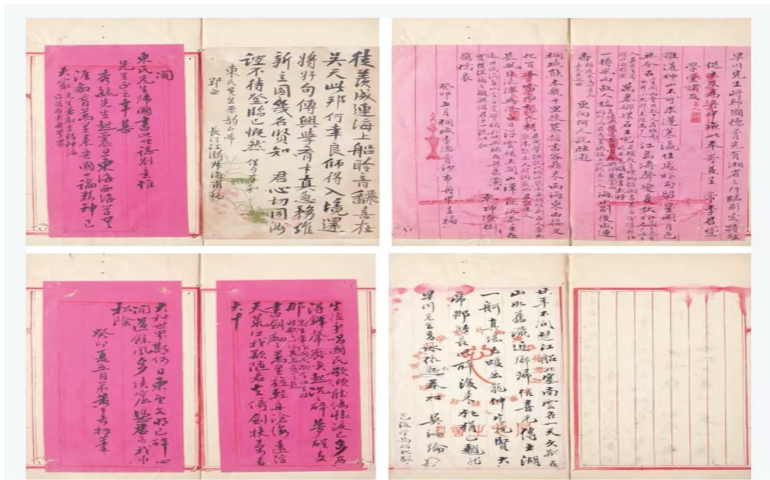
5月28日，北京卓德国际拍卖会如期开槌。起拍价8000元，我跟了一手。接着，拍场里开始了拉锯仗，我有些按捺不住，直接叫到30000元，想早点结束“战斗”。哪知，拍场里硝烟再起，两位志在必得者，你来我往叫到了57500元。这个价位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正在犹豫之间，拍场上槌声响起，诗稿花落人家。按照规则，拍卖公司不得透露买家和卖家的信息，我和早川东民算是缘尽于此了。

8月29日，《安徽商报》推出“谁动了名人书信”专版，采访了三位藏家。其中有徽州鲍义来先生的“花30年收藏徽州文化碎片”；我以“纤薄素笺里的皖江风云”做题，忝为颠末。让我意想不到的，是首席受访者——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钱念孙先生，钱先生在“每封名人信札都是艺术珍品”中侃侃而谈的，就是早川东民的旧藏诗稿。钱先生以收藏明清及民国信札见长，以研究乡贤文化蜚声学界。北京卓德国际拍卖会上，钱先生慧眼识珠，一举夺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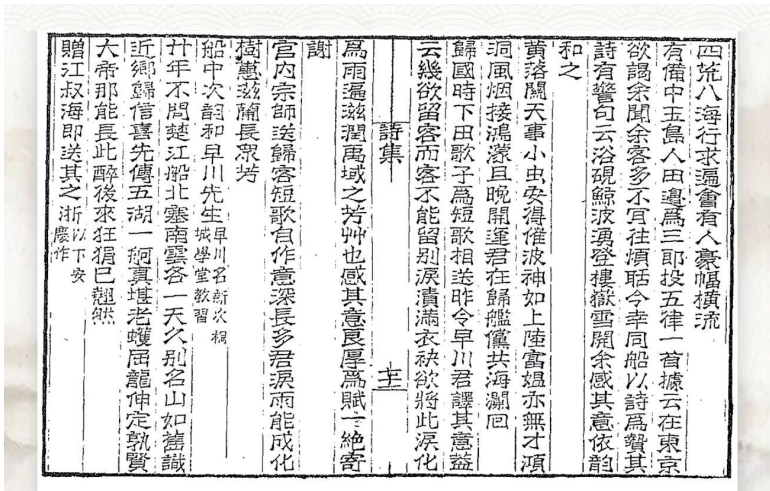
拍卖公司选刊的四通诗稿，均非原图，不便通览。钱先生在采访中，提供了李德膏的诗稿全文：

谁道神仙不可求，蓬瀛佳处昨勾留。星冈月色无今古，江岛涛声变夏秋。万卷娜嬛名士宅，一樽风雨故人楼。海山别后成连香，更向何人说壮游。

桐城熊本几



卓德国际拍卖公司图录



《桐城吴先生诗集》中致早川先生诗

千里，挟策担书客鼎来。两海东西接文化，百年雷雨想人材。长风巨浪浑无际，白日浮云总未开，山泽深沉奇士在，乾坤潦倒腐儒哀。

李德膏即李光炯(1870—1940)，德膏是李光炯的字。1902年，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学制，李光炯作为随员，和早川东民一见如故。早川东民1903年归国时，李光炯正在湖南旅途，故有“癸卯五月桐城李德膏沙市舟中呈稿”，以七律两首为“挟策担书”的早川东民送行。

钱先生在采访中，特别提及方守彝在虎皮笺纸上书写的七律一首：

狂呼豪饮泛觥船，烂醉蒙胧望远天。击节高歌无客和，乘槎仙侣忽音传。江风暮雨人将老，海色朝阳君竞贤。里舍踉跄争北面，能毋相对意殷然。

早川东民先生应敝邑学堂教习之聘内渡，有诗见示，和韵奉赠，藉志感佩。壬寅嘉平桐城方守彝。

方守彝(1845—1924)字伦叔，祖居桐城鲁猷，时居安庆小南门。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，方守彝就筹款、延师、招生，均鼎力襄助。方守彝著《网旧闻斋调刁集》，存诗1297首，此“击节高歌”之作未录集中，堪补《网旧闻斋调刁集》之阙。

有了钱先生的“助阵”，我重新打起精神。通过查阅《吴汝纶诗集》，发现拍卖公司图录中，那叶模糊难辨的“吴汝纶”款字诗稿，以“船中次韵和早川先生”为题，刊在其中：

廿年不问楚江船，北塞南云各一天。久别名山如旧识，今乡归信喜先

传。五湖一舸真堪老，蜃屈龙伸定孰贤。大帝那能长此醉，后来狂狷已翹然。

此诗的前一首，录有诗引：归国时，下田歌子为短歌相送。昨令早川君译其意，盖云几欲留客而客不能留，别泪渍满衣，欲将此泪化为雨，遍滋禹域之芳草也。感其意良，为赋一绝寄谢。

通过诗稿及前引可以看出，吴汝纶到日本考察，早川东民任其翻译。三个月的相处，早川东民和吴汝纶及随行的李光炯、方守彝等声气相同、志同道合，吴汝纶聘请早川新次(字东民)，为桐城学堂教席。1903年夏，早川东民归国时，吴汝纶已过世半年，马翊(字子潜，1919年任桐城中学校长)遂代录吴汝纶旧诗，以续吴汝纶和早川东民的前缘。

拍卖公司的拍品说明及钱先生的访谈，均提及姚永概，而姚永概的手泽始终藏而未露。姚永概(1866—1923)，字叔节，光绪十四年(1888)解元，1894年起，一直是吴汝纶的拥趸，如此重要的人物，怎么能够缺席呢？

正好手头上有汪中(字雨庵)先生批点过的《慎宜轩诗钞》。检阅其中，发现1903年，姚永概以《江阁觴早川东民、方荷斋旭，即送荷斋赴日本》为题，作七律一首：

郁郁羁怀久未开，今朝栏楯得徘徊。春如花柳纵横甚，晴见江山复沓来。东国名儒专几席，西川贤令共罍罍。蓬瀛此日风难阻，浮海居夷愿子陪。

诗中的东国名儒指早川东民，而

西川贤令则指桐城人方旭(1851—1936)。方旭字荷斋，时任四川华阳县令，专程赴桐城学堂考察，并在开学典礼上作《桐城学堂演说记》。随后，方旭以四川省学务处提调身份，自安庆顺江而下，浮海东瀛继续考察，这就是姚永概江阁觴咏的来由。

为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出钱出物的，还有方守彝的弟弟方守敦，北京卓德国际拍卖公司和钱念孙先生均未提及。方守敦(1865—1939)也是吴汝纶赴日考察的随员之一，在方守敦的《凌寒吟稿》中可见端倪：壬寅夏，吴挚父先生(吴汝纶，字挚父——编者注)奉命游日本，考察学务，予亦继往。居东三月，日日追随，秋末，同舟归国。

1903年夏，方守敦再次东渡日本，就桐城学堂公派留学生进行考察，并作《早川新次君导游西京岚山，赋此奉赠》：

访胜斜阳好，烟岚一道开。涛声依峡转，松翠拥山来。泛艇疑仙去，观花入梦回。相携忘异国，登览愧诗才。

登览愧诗才，是方守敦的自谦之语，其《凌寒吟稿》，不事雕琢、直朴清真。而早川东民亦具诗才，虽然原玉无存，然每每以诗见示，才有了方守彝的依韵之赠，才有了吴汝纶“船中次韵和早川先生”，才有了方守敦“俄据奉天，早川君有感事之作，依韵和之”；早川东民更具学识，著有《教育精神论》，在东亚学界独树一帜。

吴汝纶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，早川东民是重要的见证人。吴汝纶弥留之际，握着早川东民的手，以学堂后事相托。其时，吴汝纶的家室在保定，儿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。肝肠寸断的早川东民，以长联相挽：

六十老翁毅然赴东海遨游学界破天荒为支那教育独开生面

二百年来默焉数南州物望耆儒世不出振桐城古文更屑人一

早川东民没有辜负吴汝纶的嘱托，和桐城学堂的八位总监一起玉汝于成。吴汝纶逝世八天后，桐城学堂在安庆旧武备学堂(现安庆市人民路安庆大药房北面)如期开学。开学典礼上，早川东民和姚永朴、姚永概、李光炯、叶玉澄、方荷斋一起，登台演讲。这些演讲稿及桐城学堂筹备时的办学公文稿，由吴汝纶的秘书殷驯夫辑录保存，成为吴汝纶为桐城学堂殚精竭虑、呕心沥血的珍贵文献。

忙完开学典礼的早川东民，除了教授日文、法律、经济、体操课程，还写了一篇《在安庆寄邦人书》，措辞绝痛以“赴告其国”，是贺涛所作《吴先生行状》的重要补充。

回归日本的早川东民，在1903年夏，还接待过再渡扶桑的方守敦，并一起游览岚山。不久，早川东民为报吴汝纶知遇之恩，竟自裁而卒。

早川东民携归日本的诗稿2013年完整回归，钱念孙先生功莫大焉。这可以告慰吴汝纶，告慰早川东民，告慰那些为桐城学堂筚路蓝缕的先贤们。